

“老贵族”卷土重来

作为欧洲最有权势的贵族后裔，施瓦岑贝格很有可能在最近的选举中成为捷克下一任副总理甚至总理。世袭贵族并没有退出欧洲政治舞台。

文 | 韩葵

小布什2007年5月访问布拉格的时候，捷克政要们早早出来迎接。一个企鹅身材的老头随手掏出烟斗，侧过身挡住微风点着了火，这就是依然保留着亲王头衔的捷克前外长施瓦岑贝格。

2010年1月底，笔者在捷克议会访问他，访问过半的时候，他还是下意识掏出烟斗，一边谈话，一边清理。

贵族外长

最早注意到施瓦岑贝格，是因为捷克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古镇城堡克鲁塞罗夫，官方评价其为建筑与自然完美无缺的结合体。这座城堡就曾是他的家族的私产。

他的家族在中欧地区曾经有相当辽阔的领地，其中有自家置办的，因战功被皇帝册封的，还有通过联姻关系从无嗣的亲戚家继承来的。可圈可点的有德国的施瓦岑贝格城堡、金伯恩城堡，维也纳的施瓦岑贝格宫，南捷克州的兹威科夫城堡、契梅利采城堡、欧赫利克城堡、特谢伯恩城堡，还有赫鲁伯卡城堡。

2009年，在捷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时候，施瓦岑贝格正是外长，当时的欧盟外长峰会就在已被政府接管的赫鲁伯卡城堡召开。除了赫鲁伯卡，布拉格城堡前的施瓦岑贝格宫殿也是政府占据而没有归还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历史就是这样循环往复。如果要我列出谁曾侵占过我们的财产，将是一长串名单。16世纪新教改革、拿破仑、一战之后共和国成立、二战中纳粹侵占，

还有战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充公……”

施瓦岑贝格1937年在布拉格出生，在欧赫利克城堡长到11岁。古堡里成长，就好像在历史中长大。他的先祖卡尔公爵16岁加入奥地利陆军，1813年晋升为陆军元帅，被任命为第六次反法同盟联军总司令，在莱比锡战役中大败法军，这也是导致拿破仑1814年下台的重要因素。

古堡里有张著名的地图，是拿破仑亲手交给卡尔公爵的，地图上有拿破仑做的标记。在维也纳施瓦岑贝格广场，至今仍能看到这位元帅骑马的雄姿。

卡尔的次侄费利克斯在1848年作了奥地利帝国的首相和外长，曾经帮助平定意大利叛乱，辅佐奥匈帝国第一位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即位。后世有评价说费利克斯的政治才能无人企及。

费利克斯的幼弟弗里德里希，曾经是维也纳和波希米亚王国的红衣主教。

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政治上的变化对10岁的施瓦岑贝格来说，就是忽然间别人都不喜欢他了，甚至有孩子朝他吐口水。也是在这年，他全家移居维也纳。

1968年第一次回家，他形容“很恐怖”；1978年第二次归来，是因为妹妹想回来看看家是什么样子。施瓦岑贝格约了朋友同行，票是朋友买的，因为他不想亲手买一张走进自己家的门票。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女导游接待了他们，女孩不可能见过这家人，但却一下子就根据画像认出了他们，刹那间，施瓦岑贝格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1979年，施瓦岑贝格家族“长系”绝嗣，封号全由卡雷尔·施瓦岑贝格继承，他成为这个家族的首领。

贵族和政治家的区别

在奥地利和德国的这些年，施瓦岑贝格完成了学业，管理自己的家产。1984年~1990年，他当选赫尔辛基人权委员会主席；1986年~1990年，和历史学家威廉姆·普莱查恩一道在德国巴伐利亚建立了捷克斯洛伐克文献中心，支持当时一些被禁的文学，这些收藏现在都进了捷克国家博物馆。1989年他和瓦文萨同时获得了欧洲议会人权奖。

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以后，52岁的施瓦岑贝格回到布拉格，进入当时哈维尔总统内阁做顾问。

有人说在捷克政坛，他太外国了，太贵族了。除了儿时生活，施瓦岑贝格和捷克人的共同语言在哪儿呢？社会是分人群的，他的人群在哪儿呢？

刚刚变革之后，赢得选举进入政府的人都没什么执政经验，和他们比起来，施瓦岑贝格显得很纯熟。特别是在外交方面，贵族出身的他对着装礼节十分了解，他说服总统脱掉牛仔服改穿西装。

施瓦岑贝格家族在1992年收回了欧赫利克城堡的所有权。有人说他回国从政就是为了收回自己的财产。其实，捷克的私有化一直在延续，家族几百年世代积累下来的财产，依法要求返还也无可厚非。同时，也有人说他不缺钱、不缺地位、不缺名誉，不像其他政客是为



◀捷克总统克劳斯认为施瓦岑贝格不是捷克人，有强烈的亲德亲奥倾向，不利于维护本国利益。于是，捷克专门从外交部里把欧盟关系事务这部分职能分离出来，由副总理直接负责，施瓦岑贝格的外交部变成了不完整的外交部。

了利益，可话说回来，为了实现自己的理念搞政治，也是需要利益支撑的。

从1992年~2004年，施瓦岑贝格投入很多精力管理家族事务，也忙于政党、人权活动，但消失在政府要员的名单之外。他所在的公民民主同盟是个自由知识分子党派，成立之初进过议会，也获得过联合政府的席位，但一直走下坡路，2004年只有施瓦岑贝格一人获得参议员席位，2007年年底这个党便解散了。

朋友喜欢施瓦岑贝格的独立、直言和责任感，但他没有某类人群的深厚支持基础。不过他和很多人交好，所以，也有媒体说他广结人脉，政治前途更广阔。2007年他进入政府成为外交部长，用的是绿党的名额，可他本人并不是绿党党员。

施瓦岑贝格有瑞士和捷克双重国籍，有强烈的亲西方倾向。国际社会聚焦的捷克部署反导雷达系统协议，正是他和美国国务卿莱斯在2008年7月8日签署的，他也是《里斯本条约》的积极推动者，主张捷克是普通西方国家

的一员。

2009年5月，捷克政府一票之差没通过议会的不信任投票而倒台，施瓦岑贝格的外长生涯也告结束。一个月后，他就和同时下台的财长卡劳谢克共同组建了新政党“传统责任繁荣09”，简称“TOP09”（Tradition Responsibility Prosperity 09），施瓦岑贝格担任党主席。政党建立后，在民调中很快就获得了13%的支持率，在捷克政党中居第三位。从2009年~2010年，每隔几个月一次的政治人物信任率民意调查，施瓦岑贝格一直排在第一。

施瓦岑贝格听到和看到的历史，也许是他们家族变迁最剧烈的阶段。共和国成立，不再有过去的等级，大家都是平民，行政区的长官由民主选举产生，不再世袭，留下来的只有没实权的荣誉、封号和真正属于家族的财产，这个变化在他爷爷那代完成。二战和专制的历史发生在他父亲这一代，然后，进入现代民主社会。

有人不理解，为什么标榜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欧洲，还会有世袭的国王和

贵族。欧洲的历史是惨烈的争战史，在互相的碰撞和拉锯中往前走，没有哪股力量有本事把欧洲大一统，也没有哪股力量彻底革上代的命而改朝换代，政体和观念在进步，家族血脉在延续。当前的格局是从一战之后开始建立的，二战以至冷战结束后才完善，一代人又一代人渐进式地跨入现代社会。

施瓦岑贝格讲他从小受到的熏陶，贵族是保卫王室的成员，也要对属地的人民负责并且保护他们。即便现在，这种责任也是最重要的事情。“父母的教育就是保护自己的人民；从我儿时在欧赫利克城堡直到和母亲最后的见面，话题都围绕这个责任。”施瓦岑贝格本人也有乐善好施的美名，甚至上世纪70年代去前苏联的时候，还有人找他帮忙恢复共产党党籍。

施瓦岑贝格说，贵族意味着帮助别人，但他也遗憾地说自己可以帮助任何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施瓦岑贝格没回到自己成长的城堡居住，“任何人都不可能住在一个每年有12万人参观的地方”。■